

么,据美国的统计,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;英国有安全开架式,比较稍好一点。此外又因为开架式发生目录的问题。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,就是以书名的A B C D排列。这种目录很宜于文库式,因为可以使管理的人便利。但是开架式的目录,宜于分类,就是依书籍的性质去分别。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,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,若是用字典式,那就不太方便了。

以上说的是两层,一是副本增加,一是开架式,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前是开架式,不过设备很不完全,后来移到一座新地点,这地点本来是作学生寄宿舍的,所以房子很小,全不合图书馆的建筑。近来没有法子,只得拿小房子当文库,大的当阅览室,把合于新趋势的制度反而废掉了。从前敝校想移到西山去,恐怕不能成为事实,所以现在想法子废去文库式,采用开架式。但是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,敝校阅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,就是借去的书笈往往不按期交还。图书馆的职员虽然很多,但是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

续。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,变成借书所了,现在打算从明年起,无论谁都不许借书,减少这些办无聊手续的职员,添聘些助教式的学生,那么于图书馆的新趋势或则接近一点了。

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,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。贵校是研究教育的,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,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。这是我个人的希望,觉得贵校是最相宜的。从前清华学校拟设图书馆专科,后来因经济不够,所以不办。他想明年暑假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,但是他在城外,也有许多的不便利,所以我仍希望贵校举行,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,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。请诸位注意。

* 原转《平民教育》一九一九年第十号,此件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,本刊发表时据原件复制件校对,两处括号是根据文意后加的。北京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,予同即周予同。

李大钊同志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

我和大钊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。那时,大钊同志刚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*。素仰其人的我,能够得以亲聆教益,十分欣喜。在图书馆里,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,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,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,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。北大图书馆原为藏书楼,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,一九一八年十月才迁到刚刚建成的沙滩红楼新校址。大钊同志到职后,即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。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李盛铎(木斋),

是我的远门亲戚,他因我的关系把一部分藏书让给了北大图书馆。通过这件事,我和大钊同志就更加熟悉起来。

节自许德珩:《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》(载1979年10月27日《光明日报》),标题是本刊加的。

• 据《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》中“职员一览”记载,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于“民国七年一月”离职,大钊同志是章士钊离职后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。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载“进德会通告”,其中甲种会员名单内有李大钊。因此,大钊同志到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,应是一九一八年一月。